

当代世界科幻小说



女巫的洞府

[苏] 基·布雷切夫 等著

裴家勤 刘克永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I 512.45/

82

75582

当代世界科幻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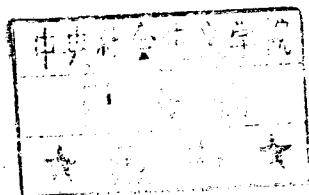
女巫的洞府

〔苏联〕基·布雷切夫 等著

裴家勤 刘克永 译



200197321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此书是两部苏联最新科幻小说的节译：“女巫的洞府”描写宇宙探险队在某行星上发现一种怪异现象：恐龙与虎豹共存，类人猿与智人共生。为解开此谜，他们与该行星上尚处于人类进化最初阶段的原始人进行了一场曲折惊险的斗争。“88工程之谜”描写希特勒在覆灭前用药物处理，使一批纳粹军官假死，这些军官于21世纪复活后企图重振霸业，结果被巧入敌穴的国际缉毒组织一网打尽。本书是为青少年提供的健康而又引人入胜的读物。

0059/02
女巫的洞府

〔苏联〕基·布雷切夫 等著

裴家勤 刘克永 译

责任编辑：朱新村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166千字

1990年1月第一版 199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8,000册

ISBN 7-301-00950-X/1·169

定价：2.90元

女巫的洞府

目 录

女巫的洞府

〔苏联〕基·布雷切夫 著 (1)
裴家勤 译

88 工程之谜

〔苏联〕扎·马克西莫夫 著 (121)
刘克永 译

深夜，停留在空间轨道上的宇宙飞船“石榴号”发现下面的行星上有火光。大火在草原上燃烧，那儿正是科学考察站所在地。考察站上此刻有六个成员和一个客人——安德烈·布鲁斯。安德烈是乘坐星际交通艇去考察站送邮件和装备，同时带回病号和科研标本的。按规定，安德烈应于明天早晨返回。

“石榴号”上的乘务员过去谁也没去过这个行星，对它的了解极其一般。只知道那儿的居民全是原始的游牧人，相互间战争不断。

起初，大火并未引起人们的不安，因为考察站有着非常可靠的防止原始游牧人侵扰的设施。为了防止万一，值班话务员便呼唤考察站，想问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却没有得到回答。话务员将这一情况报告了飞船值班长。值班长下令往那儿发射一颗“眼睛”——观察卫星。

“眼睛”从行星上空发回了电视图像：考察站在燃烧。

像游牧人的帐篷似的圆锥形建筑烧着了。大火甚至吞没了停在50米之外的星际交通艇。可以看见一些人影在火中跑来跑去。黑色的浓烟弥漫在火场上空，绵延了好几公里。

值班长唤醒了飞船船长，并下令做好发射第二艘星际交通艇的准备。飞船上配有两艘交通艇，其中一艘随时处于待发状态。但这一艘已被安德烈乘走，此刻正在下面燃烧，所以发射第二艘还需要做几分钟的准备工作。

船长批准了值班长的命令。将随交通艇到行星上去的第二艇长格里申、一位医生和两名工程师。

趁做发射准备工作以及分发武器、装载医药用品的时间，人们讨论了一下可能会出什么事。

即使某个帐篷偶然发生了火灾，自动灭火装置也应当迅速将其扑灭。何况火灾未必会那样突然，竟使考察站同“石榴

号”联系一下也来不及。可能考察站遭到了什么人的袭击,而这一袭击竟使足智多谋的考察站站长康拉德和宇宙舰队的舰长安德烈不知所措。

在“石榴号”上作客的安德烈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他腻烦了呆在船舱里无事可干的生活——“石榴号”的任务是来往于各个行星之间,给各个科学探险队运送物资器材、医药用品以及接送换班的科研人员。因此,当安德烈提出代替艇长到行星上去一趟时,“石榴号”的船长欣然同意。现在,这一好意可能成了安德烈的灾难。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第二艘交通艇降落在考察站旁边。火焰吞没了周围的一切。考察站的帐篷只剩下光秃秃的黑色支架,连安德烈乘坐的交通艇也烧毁了。

在焦炭和灰烬中找到了三具尸体。一具是考察站站长康拉德,另外两具已无法辨认。在离火场不远的地方找到了处于昏迷状态的考察站工作人员英格丽。

趁医生就地对她进行急救,一个工程师进行现场拍摄时,艇长便同另一个工程师往一片灌木丛生的洼地走去。因为观察卫星发现这片洼地上有几个兽皮帐篷,那儿住着当地的游牧人。

艇长和工程师小心翼翼地往帐篷走去。迎接他们的当地居民全是肮脏的原始人,身子几乎全裸着。他们用手势表示自己与考察站的被毁无关,并不断地重复一个词:“奥克丁·哈什”。但对这些野蛮人的怀疑并未排除,因为艇长在他们的住处发现了几件考察站上的物品。再说许多野蛮人的脸上和手上还沾满黑烟,说明他们到火场去过。

与此同时,观察卫星把考察站周围的地区整个儿探视了一遍。卫星发现了几小群游牧人,并拍下了照片。但当中没有

安德烈和考察站的另外两名成员。当然，不排除他们已经牺牲在考察站里面。在离考察站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个恐龙洞，是凶残的霸王龙^①的洞。考察站也有可能遭到了它们的袭击。

进一步的寻找不得不中止，因为医生未能使英格丽恢复知觉，决定用交通艇立刻将她送回飞船，明天再接着寻找。观察卫星则继续留在草原上空记录游牧人的活动。

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从安德烈的旅行说起吧……

安德烈非常感谢船长允许他驾驶交通艇到行星上去并在那儿停留到第二天早晨。

交通艇降落在考察站旁边的一个绿色草地上。考察站的六名成员都出来迎接他。安德烈只认识站长康拉德。这些年，康拉德发胖了，老了，头也秃了，但仍然精力充沛，信心十足。

考察站在这个行星上已工作了半年，工作人员们对远方来客感到分外亲切。康拉德把安德烈久久地搂在怀里，好像见到了多年失去音讯的亲兄弟似的。然后又把安德烈介绍给其他成员，这时安德烈的目光落到了一个穿着短裤和坎肩的模样娟秀的女人身上。她叫英格丽。

远处的树林边还站着一些人。

“那是什么人？”安德烈问。

“我们的邻居，”康拉德说，“逃亡者。我待会儿给你讲。”

他们进入圆锥形帐篷。里面稍微凉快点。

“我们没有开空调，”康拉德说，“这样卫生些。否则容易伤风、感冒。不过，夜里这儿很凉快。你先休息一下。我们把东西卸完以后就一起吃午饭。晚上有好戏看。”

^① 一种食肉性恐龙。

“什么好戏?”

这时，一个皮肤黝黑，两道眉毛几乎连在一起的小个子男人跑了进来，他把邮件包往地下一扔，从腰间拔出手枪叫道：

“这些家伙的嗅觉真灵！”说罢立即跑了出去。

“出什么事了？”安德烈问。

康拉德打开壁柜，从里面取出另一支手枪。

“你要想看，可以去看看，”他说，“只是别离开帐篷。”

安德烈习惯于遵从有经验者的劝告。要知道，好奇——这实际上是一种恶习，特别是在不熟悉的地方。

他站在帐篷门口，看见林中草地的上空，有一种模样丑陋的黑色怪鸟像蝙蝠一样忙乱而迅疾地翻飞着，它们足有一米长，长着尖利的长牙、膜状的双翼和短而尖的尾巴。这是翼手龙^①。

它们时不时地从空中俯冲下来，试图用利牙叼人或者叼取堆放在交通艇旁的食物箱。康拉德用枪打中了一只。被打中的翼手龙咚的一声掉到地上，其余的翼手龙立即忘掉人，一齐向自己的同类俯冲下去。

安德烈看入了神，没有发现一只翼手龙已把他的脑袋选为进攻目标。它猛地冲下来揪住安德烈的头发，痛得他两眼直冒火星。

小个子男人回头开了一枪。

翼手龙咚的一声掉在安德烈的头上，把他撞翻在地。

康拉德跑过来搀起安德烈：

“我不是叫你别出来么！”

① 在地球上，翼手龙是生活于侏罗纪和白垩纪的能飞行的古代爬行动物，恐龙的一种。

“瞧你们养这么些畜牲！”安德烈说罢去摸后脑勺，觉得手上热乎乎，湿漉漉的。

“就像乌鸦一样，到处都是，”康拉德说。“它们爱在泔水坑找食。每个宿营地都有。”

他看看正在撕食自己同类的翼手龙。

“它们吃饱后就会飞走的，”康拉德说。“只是千万别让咱们的邻居发现……糟糕，已经发现了。”

一群原始游牧人拉着一张大网跑来了。

“他们要干吗？”安德烈问，同时看看自己的手。手上满是鲜血。

“你快去洗洗伤口，别感染了。”康拉德说。

“肯定感染了。”

这些原始游牧人身材都不高，细腿，唯一的衣服是一张兽皮短裙，脖子上挂着一串用兽牙和石头做的项链。发式很奇特：脑袋四周剃得精光，顶上的头发像是竖着一个鸡冠。他们闪亮着洁白的牙齿大声喊叫着，笑着。

野人们朝挤在一起大啖同类血肉的翼手龙跑去，把大网朝它们头顶上一撒，当饕餮者意识到失去了自由时，想逃跑已经迟了。它们在网内扑腾着，想冲出去，野人们便挥动长矛和石斧将它们击昏过去。一片可怕的尖叫声。

一个野人趁着这乱哄哄的时候悄悄跑到堆在草地上的箱子前，掀开苫布，拖出了一只扁平的银白色箱子。英格丽发现后，便与野人争夺起来。康拉德立即过来帮助她。这时，一个又瘦又高的考察站成员便高声向趁火打劫者发出告诫。他讲的是当地原始人的话，语速很快，吱吱呀呀地像是鸟叫。

由于这一告诫，当然，主要是由于打劫未能得逞，野人只好罢手。三分钟之后，他们便拖着满满一网翼手龙离去了。

英格丽原来是考察站的医生。

她剃去安德烈后脑的头发，洗净伤口，然后在伤口上抹了一层塑胶。不得不在脑袋上打这么一个“补丁”。不过，如果安德烈愿意的话，可以干脆做一个和那些游牧人一样的发式。英格丽说，扎恩就想弄成这样的发式。

“为什么？”安德烈问。

“他是天才的语言学家。可惜您没听过他怎样同那些游牧人谈话。他们竟吸收他加入了自己的部落。可是扎恩今天一定很伤心。这些游牧人好坏不分，没有原则，竟打劫到考察站头上来了。他们里面有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叫贝拉古罗琪卡，我很喜欢她。她竟偷了一面镜子去挂在自己的裙子上！她的同胞见了大笑不止，弄得我们一晚上没睡好觉。好啦，您可以走了。翼手龙的牙上常常带有尸毒，不这样治不行。”

“我原以为翼手龙比这更大。”

“有更大的翼手龙，比这大很多。幸好它们不上这儿来。”这时康拉德来了。

“感到热吗？”他问安德烈。“要热就开空调。”

“不热，谢谢。为什么你们允许当地人到考察站来？”

“我们不让他们进入屋里。”英格丽说。

“控制台值班员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电力场，”康拉德补充道。“晚上则必定打开。”

“康拉德怜悯他们，”英格丽笑着说。“这是他的部落。”

“你就不怜悯他们？”

“也怜悯，”英格丽说，“但我们无法帮助他们。”

“他们出什么事了？”安德烈摸摸后脑勺问。

“今天晚上你就知道了，”康拉德说。“奥克丁·哈什要亲

自来找我们。”

“我想他会派自己的刽子手来。”英格丽说。

“他会亲自来的，”康拉德说。“我同他谈过。他很好奇。”

“我们的邻居叫白狼部落，”英格丽向安德烈解释道。“他们过去不在这儿，过去的游牧地离这儿 200 来公里。但上我们这儿来过。”

“他们出猎时，一天能走 100 公里。如果骑马，走得更多。”康拉德说。

“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另一个部落。一个非常富有的部落。我们同他们建立了良好关系，但他们并不常来找我们。因为要偷我们的东西很困难，想要铁，我们又不给。可后来奥克丁·哈什来了。”

“他是什么人？”

“阿提拉^①，当地的阿提拉，”康拉德说。“据白狼人讲，他是带着自己的游牧群从南方来到这里的。另一些白狼人则说他的部落一直在绿河游牧，两年前变得强大了。”

“白狼人认为有女巫帮助他，”英格丽一面把医疗用品收拾起来放进小柜里，一面说。

“不管是有女巫的帮助，或是他自己有组织才能，反正他征服了草原上所有的部落，正准备向海边进军。这里的战争很简单——要么把对方杀死，要么让对方当奴隶。白狼部落也被征服了，剩下的人跑到我们这儿来寻求保护。奥克丁·哈什对此很不满意，他不愿同我们在草原上平分秋色，却又不敢侵犯我们。”

① 阿提拉(? —453)——匈奴王，4 世纪时，率领在中亚北部游牧的匈奴人征服了欧洲大片土地。

“他们管你们叫什么部落呢？”安德烈问。

“叫铁鸟部落，”康拉德说。“别以为我们对这一切挺感兴趣。要不是这儿罕见的动物群，不是那无数难解的谜，我们早就离开这个行星了。”

“很有诱惑力？”

“你知道研究中心管这个行星叫什么吗？叫‘怪胎’——进化论的怪胎。这儿各个时期的生物同时并存：有三叠纪的，有中生代的，有新生代的，还有人类。新的物种出现了，旧的物种却没有绝灭。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却发生了。为了能解开这个谜，我们才不惜同奥克丁·哈什进行谈判，请他别打扰我们。”

这时语言学家扎恩出现在医疗站门口。

“贝拉古罗琪卡说她父亲病了，”扎恩说。

“怎么回事？”英格丽问。

“打猎时受伤了。”

“我就去，”英格丽说。

“把咱们的客人也带上，”康拉德说。“他一定会感兴趣。”

出发前，康拉德把手枪连同腰带一起递给安德烈：

“这里有许多怪兽。当然，它们很少到这儿来，因为这儿太喧哗，有异味。不过有时也可能碰上。”

一行三人。白狼人的帐篷离考察站约 300 米。扎恩手里提着医疗箱走在头里，中间是英格丽，安德烈殿后。

扎恩和英格丽的穿着很滑稽：薄薄的衬衫和短裤，长统靴，腰间扎着宽宽的皮带，上面挂着一支手枪——儿童影片里典型的宇宙征服者的形象。

三个人在宽阔的小径上走着。两旁是清新的绿草地。蜜

蜂嗡嗡地飞来飞去。一只手掌大的绿色螽斯跳到小径上，身子一躬，一下子跳出十米远。一行黄色的大蚂蚁正在横过小径；一群粉红色的小蝴蝶正密密麻麻地绕着一种白色的花上下翻飞。安德烈用手挥开一只足有拳头大的熊蜂。熊蜂委屈地嗡了一声飞走了。

白狼部落的帐篷很寒酸：几根架起来的杆子上面横七竖八地铺了一些树枝，树枝上凑合着盖了一层脱了毛的兽皮。

帐篷四周的空地已被踩平了。空气里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味。多半是翼手龙内脏的气味，因为妇女们正在露天里拾掇这些猎物，蓝色的苍蝇成群地在她们头顶上飞来飞去。看见有人来，妇女们停止了工作。她们被安德烈吸引住了。因为这是个陌生人，穿着也与众不同：紧腿长裤，银色的短腰皮鞋，白色的坎肩。

一群手里都拿着骨头啃的小孩子跑过来，想摸摸客人的衣服。有个妇女站起来，用树枝把他们轰开了。

一个穿着兽皮裙的小伙子骑着马跑来了。下马后，他拍拍马鼻子，唔噜唔噜地说了一通。

扎恩也唔噜唔噜地说了一通。

从最大的帐篷低矮的门里爬出一个胖老头。他蹲在地上，开始打自己的嘴巴。

“这是白狼部落首领的兄弟，”英格丽对安德烈说。“打嘴巴是表示自己非常痛苦。走，咱们到帐篷里去，里面没有苍蝇。”

帐篷里凉快一些，却散发着呛鼻的烟味，因为帐篷中间一堆已熄灭的篝火正在冒烟。眼睛很快就习惯了帐篷内绿幽幽的昏暗，这时安德烈发现，原来帐篷里比从外面看起来要宽敞些。

火堆旁蹲着一个年轻姑娘。她往火堆里扔了一把草后，站了起来，昏暗的脸上闪亮着雪白的牙齿和白眼珠。

“你来啦！”她说罢用额头在英格丽的肩上轻轻地倚偎了一下。

篝火后面的一堆破布和兽皮晃动了一下。从那儿传来低低的说话声。也是唔噜唔噜的。扎恩作了回答。

“首领说他打猎时碰上了一头狮子，”扎恩对大家说。

英格丽走到受伤的白狼人首领跟前。扎恩为她做翻译。

安德烈明白自己在这里是多余的人，却又不愿到炎热的帐篷外去闻臭味。

火堆旁的地上竖着一根多枝杈的树桩，上面挂着武器。安德烈便走过去观看那些带三角形石矢的短矛和一把有缺口的直剑。

年轻姑娘背朝他站在那儿看英格丽治伤。姑娘仅有的穿戴是一张用马皮缝得很精致的短裙。发式很奇特：两鬓的头发剃去了，顶上是刺猬式的平头。眼睛明亮而有神。安德烈微微一笑。姑娘稍稍迟疑了一下，也以微笑作答。

“我没有见过你，”她说。“你是新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吧？”

“是的。你怎么会讲我们的话？”

“扎恩教我的。谁也不会讲天上人的话。就我会讲。我很聪明。我是首领的女儿。”

“你叫什么名字？”

“叫比列古里，可你的同伴们管我叫贝拉古罗琪卡。为什么这样叫我？”

“你最好问他们。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贝拉古罗琪卡身上有些地方很像鸟：头部的姿势、固执的

目光、纤细的骨骼。从肩胛到不大的胸部有一道浅色的伤痕。她觉察到安德烈的目光，便解释道：

“我遭到弗拉尔的袭击，从山上跌落下来，正好落在一根树杈上。”

“你知道的词汇真多，”安德烈说。“弗拉尔是什么动物？”

“一种穴熊，”扎恩说。“这儿没有，它们栖息在北方，在白狼部落早先游牧的地方。”

“早先我们住在森林里，”贝拉古罗琪卡说。“后来 奥克丁·哈什来了，杀死了我们许多男人，还抓走了好些女人。我们逃掉了。他还想抓我呢。你们将同我们一起吃饭吗？”

“不，”英格丽说。“我们回去吃饭。”

“扎恩害怕吃我们的饭。他怕饭里有细菌，吃了肚子痛。”

只是在告辞的时候，安德烈才看见贝拉古罗琪卡的父亲。他闭着眼睛仰躺在那儿。英格丽给他打了一针麻药，他现在已经不感到痛了。

贝拉古罗琪卡轻盈地跟着大家走出帐篷。安德烈顿时被臭气薰得难受起来。翼手龙已快拾掇完了。孩子们正在轰狗，防止它们把肉叼走。

两个武士骑着马来了。他们在马上举起短矛向客人致敬。其中一个独眼龙，他讪笑着说了一长串话。

英格丽向安德烈翻译道：

“他说他很遗憾没把我们那口漂亮的箱子偷走。这些家伙是很可怕的小偷。要是在他们的帐篷里挖一挖，可以找到我们半年来丢失的所有东西。”

扎恩也笑了。贝拉古罗琪卡说：

“拿别人的东西不好。”

她仰起头瞧瞧安德烈——她比安德烈低一头。

“不好，”安德烈表示同意。

“你头上亮晶晶的，是受了伤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英格丽总是给伤口抹上一层后来会变干的粘糊糊的东西。”

“咱们走吧，”英格丽说。

贝拉古罗琪卡目送着他们。当安德烈回头看时，她突然高声叫道：

“你很漂亮！”

“她倾心于你了，”英格丽说。“你们这些宇宙舰队的舰长为什么到处都受到姑娘们的青睐呢？”

“不知道。早先的骠骑兵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的制服漂亮，”扎恩说。“小心脚下！蛇！”

一条蛇从小径上蜿蜒而过，消失在草丛里。

安德烈洗了一个淋浴。他觉得那些臭气仿佛渗入了皮肤里。

吃午饭时康拉德说：

“你很走运。”

“我为能到那儿去看看而感到高兴，”安德烈说。“很有趣。就是太臭。”

“我不是指这个。我是指奥克丁·哈什今晚要来拜访我们。”

“那个阿提拉？”

“对，他是个聪明人。我同他谈过话。他会明白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任务。”

“如果他的历史任务就是掠夺和屠杀的话，明白它并不困